

晉
略

冊
七

卷一

卷二

卷三

晉略列傳二十六

王述

王述字懷祖，渾之從孫也。祖湛字處沖，少有識度，龍顏大鼻，少言語。宗族皆以爲癡。父昶獨異焉。兄子濟素輕之，略無子姪之敬。嘗見湛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爾濟請言之，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濟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仕至汝南內史。湛生承字安期，弱冠知名。王衍比之樂廣。永寧初，爲驃騎參軍，遷東海王越司空，從事中郎，預迎大駕，功封藍田縣侯，遷東海太守，避亂渡江，爲元帝鎮東從事中郎。年四十六卒。述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名譽。每坐客，馳辨異端，競起述恆默然。襲父爵，年三十，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望，辟爲中兵屬。旣見，無他言，惟問以在東米價。述張目不爲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能每事。」

盡善導改容謝之歷庾冰征虜長史時庾翼鎮武昌以屢有妖怪又
猛虎入府欲移鎮避之述與冰箋曰竊聞安西欲移鎮樂鄉不審此
爲算邪將是情邪若謂爲算則彼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剗造
移徙方當興立城壁公私勞擾若信要害之地所宜進據猶當計移
徙之煩權二者輕重況此非今日之要邪方今強胡陸梁當蓄力養
銳而無故遷動自取非算又江州當泝流千數供繼軍府力役增倍
疲曳道路且武昌實是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緩急赴
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垂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取
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爲內外形勢使鬬鬪之心不知所向若是情
邪則天道玄遠鬼神難言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是以達人君子直道
而行不以情失昔秦忌亡胡之讖卒爲劉項之資周惡壓弧之謠而
成褒姒之亂此旣然矣歷觀古今鑒其遺事禳避之道苟非所審且
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幸甚令名可保矣若安

西盛意已爾不能安于武昌但得近移夏口則其次也朝議亦不允移其事遂寢出補臨海太守遷建威將軍會稽內史母憂去職服闋代殷浩爲揚州加征虜將軍進揚州及徐州之琅邪都督衛將軍并冀幽平四州大中正刺史如故尋遷散騎常侍尚書令將軍如故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有所辭必于不受至是子坦之諫以爲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旣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爲溫長史溫爲子求昏于坦之坦之還家省父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地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坦之辭溫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溫請遷都洛陽舉朝憂懼將遣侍中止之述曰溫特以虛聲震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鐘虞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鐘虞溫無以奪初述家貧求試

宛陵令頗受贈遺修家具爲州司所檢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豈宜若此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莫信及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親故宅宇舊物不革于昔始爲當世所歎性至急嘗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擲諸地以屐齒蹈之不得怒甚掇口中齧破而吐之旣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性麤嘗罵之極口述都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太和二年乞骸骨不許述竟偁疾瘠不起三年年六十六卒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謚曰簡子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齊名僕射江彪領選將擬爲尙書郎坦之聞之曰自過江來尙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彪遂止辟簡文撫軍掾累遷從事中郎司馬加散騎常侍出爲桓溫長史父憂去職服闋徵侍中襲父爵帝奕之廢領左衛將軍本州大中正簡文臨崩詔溫居攝坦之持入諫帝乃改詔書遷中書令領丹楊尹出爲北中郎將徐兗青三州都督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臨發上表勸

帝敬事崇德太后委任謝安桓沖引納侍臣博求忠讜帝嘉納之謝安愛好聲律菁功之慘不廢伎樂頗以成俗坦之遺書苦諫疾時俗放蕩不敦儒教著廢莊論以致意焉年四十六卒臨終與謝安桓沖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朝野咸痛惜之贈安北將軍諡曰獻

王彪之

王彪之字淑虎敦從弟彬之子也彬字世儒少以雅正著稱中興建拜侍中敦舉兵入石頭帝使彬勞焉彬哭周顗而後往敦怪其容慘既知哭顗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復何爲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謬謬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以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矣音詞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危欲殺之王導勸彬起謝彬曰有脚疾以來見天子尙欲不拜何跪之有且此復何所謝後敦復欲舉兵向京師彬諫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

弟邪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稜爲敦所害而委罪于王如故彬言及此敦竟容忍之以爲豫章太守遷前將軍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兵敗欲投王舒王應勸含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強盛時能立異同此非常人所及今覩衰危必興愍惻荊州守文豈能行意外事乎含不從舒果沈之于江彬密具船待之而竟不至深以爲恨敦平有司奏除名詔以導故得原徵光祿勳轉度支尚書蘇峻亂後改築新宮彬爲大匠宮成賜爵關內侯遷右僕射年五十九卒官贈特進衛將軍加散騎常侍諡曰肅彪之年二十須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須初除佐著作郎東海王文學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爲尚書郎汝幸可作諸王佐邪彪之曰位之多少旣不足計自當任之于時至于超遷是所不願遂爲郎遷武陵王晞鎮軍司馬歷尚書左丞司徒左長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時當南郊簡文爲撫軍執政訪赦于彪之會曰中興以

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嘗謂非宜郊祀必赦凶愚之輩將生心于僥倖矣從之轉吏部尚書簡文欲以曲安遠補句容令奚朗補湘東守二人皆以卜術得幸彪之竟執不從桓溫聲言北伐兵下武昌人情震懼殷浩欲遜位避之彪之言于簡文曰此非所以保社稷爲殿下計也浩若去職人心崩駭天子獨坐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曰彼若抗表問罪卿爲其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卽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柰何無故恩恩先自猖獗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于是撫軍司馬高崧意亦同彪之乃使爲書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猷經略大算但興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爲本運轉之艱古人所難不可易之于始而不孰慮頃所以深用維疑在乎此耳異常之舉衆之所駭游聲噂沓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

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其不然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由
吾聞弱德信不著不能靜鎮羣庶保固維城內媿于心外慚良友吾
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國家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系之明德
先存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于足下區區誠
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溫得書果收兵還鎮崧字茂琰廣陵人父
惺少以孝友著稱爲
華軼西曹書佐軼敗惺匿其子經年會赦乃出元帝嘉而宥之以爲
參軍遂歷顯位仕至丹楊尹光祿大夫封建昌伯崧好學善史書爲
何充揚州主簿舉秀才除太學博士歷中書黃門郎撫
軍司馬遷侍中哀帝好服食崧固諫以公事免卒于家時官多遷速
彪之上議曰爲政之道以得賢爲急非謂雍容廊廟標的而已固將
泣任贊時職思其憂也官衆則闕多闕多則遷速前後去來更相代
補所以職事未修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修在于省官朝風之澄在
于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于
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內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有并省者
矣太常望雅而職重然其所司義高務約宗正所統蓋匙可以并太

常宿衛之重二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領無兵軍校皆應廢
罷四軍罷三則左軍之名不宜獨立宜改游擊以對驍騎內官自侍
中以下舊員皆四中興之初二人而已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愚謂三
人則于事無闕凡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位所帖而領
之若未能頓廢自可因缺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有成能否因
考績而著清濁隨黜陟而彰可使庶官之選差清汔職之日差久矣
殷浩將復洛陽彪之在疾告上簡文箋陳秦諜容有詐浩未應輕進
弗從遂有山桑之敗轉領軍遷僕射以疾不拜徙太常或告武陵王
晞大修器械將謀非常簡文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志意盡于馳騁
田獵耳願深靜之以鎮異同簡文甚悅轉僕射豫州刺史謝奕卒或
舉桓溫弟雲彪之曰雲不必非才然溫居上流已割天下之半其弟
復處西藩兵權盡出一門非深根固蒂之宜也乃不果用遷鎮軍將
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居郡八年豪右斂迹亡戶歸者三萬餘口

桓溫牧揚州威勢震主四方皆遣上佐修敬彪之獨否溫以山陰縣折布米不時畢郡不糾免彪之官彪之將去悉原見罪未上州臺者溫復劾檻車徵會赦免左降尚書頃之復爲僕射簡文崩羣臣或欲請溫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爲彼所責矣溫疾諷朝廷加九錫袁宏爲其文以示彪之彪之曰卿固大才然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亦頻使宏改定以延引時日會溫卒乃罷遷尚書令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加散騎常侍謝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曰中興初卽位東府儉陋甚矣元明二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作今強寇未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幸可繕完何必大興工力以勞百姓邪安不能奪故終彪之之世新宮不作年七十三加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未拜而卒卽以爲贈諡曰簡

論曰當溫之盛也舉朝岌岌無以自固惟述彪之數折之述馭之以

智彪之裁之以義可謂有大臣風節者也史稱廢立之際溫震懼失
度彪之侃侃正色指揮自如以此多彪之是殆史臣飾詞欲以抑帝
奕揚簡文而不知其害于義也君子奚取哉

晉略列傳二十六

晉略列傳二十七

謝安謝玄

謝安字安石陳國陽夏人也父裒太常卿安年四歲爲桓彝所賞及總角神識沈敏風宇條暢王導深器之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並不就寓居會稽與王羲之等爲山海游咸康中庾冰強致之會羲之亦爲庾亮長史入都共登冶城安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曰夏禹胝胼文王盱食今四郊多壘柰何以虛談廢務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

舊史載此在安執政後按安執政羲之月餘告已効遞推上年惟是時二人共在京師

歸范汪舉爲吏部郎遺書絕之升平三年弟萬被廢安年四十始有仕進之意明年桓溫請爲征西司馬甚敬異之隆和改元遭弟喪自免歸尋除吳興太守徵侍中咸安初遷吏部尙書中護軍簡文大漸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旣而遺詔不滿溫意頗恨安及王坦之寧康元年溫赴山陵止新亭詔安與坦之迎勞或言溫將見害坦之懼問

計安曰國祚決今日豈唯身圖溫兵衛甚盛安坦之自兵閒入坦之汗霑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意亦解笑語移日而罷溫卒遷僕射加後將軍仍領吏部坦之出爲徐州詔安總關中書事當是時溫弟冲代領溫衆與安款洽內外無閒言安爲政務舉大綱不存小察撫將吏如子弟人人得其歡心是以秦人負其強盛屢陷邊郡而諸將咸奮旣蹶復振士氣自倍進揚豫徐兗青五州及幽州燕國都督領揚州刺史中書監錄尚書詔求良將安舉兄奕子玄玄字幼度少穎悟長有經國才辟桓溫掾甚見禮重轉桓豁征西司馬領南郡相及是徵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軍郗超素不快謝氏聞而歎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或問其故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閒亦得其任是以知之玄多募勁勇彭城劉牢之東海何謙琅邪諸葛侃樂安高衡東平劉軌西河田

洛晉陵孫無終等咸來應募號爲北府兵秦人旣陷襄陽又遣彭超
攻龍驤將軍戴逵于彭城玄率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于
泗口欲遣報逵道絕小將田泓請行沒水趣城賊鉤得之使報城中
云南軍已敗泓僞諾而致玄命遂死之彭超輜重在留城玄遣謙等
揚聲襲之超還救遂拔逵歸秦又使俱難毛當助超超圍幽州刺史
田洛于三阿難攻高密內史毛璪之于盱眙詔征虜謝石水軍次涂
中右衛毛安之游擊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內史丘準次堂邑
盱眙陷諸軍潰朝廷大震沿江置戍玄度秦師已老可擊乃遣何謙
救洛自擊難破秦師白馬斬其都督顏因謙亦解三阿圍會破秦軍
淮陰斬其將鄧保或作邵保誤超難引退玄率何謙戴逵田洛追戰君川
大破之別遣參軍劉牢之督護諸葛侃單父令李都破其浮航白船
運艦遂復盱眙超難僅以身免詔遣殿中將軍勞玄進號冠軍加拜
徐州刺史封東興縣侯還鎮廣陵罷彭城下邳二戍安以都督功拜